

冰心女士著

去國

黃皮叢書之三

去國

冰心女士著

上海

北新書局發行

1933

黃皮叢書

去國

一九三二年十月付版
一九三三年一月初版

實價五角

著者 冰心女士

發行人 李志雲

發行者 北新書局

排印者 蔚文印刷局

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

目次

兩個家庭·····	一
斯人獨憔悴·····	二四
去國·····	四四
世界上有的是快樂·····光明·····	七三
最後的安息·····	八一
一個兵丁·····	一〇五
一個軍官的筆記·····	一一〇
是誰斷送了你·····	一二〇

三兒	一二九
魚兒	一三三
國旗	一四一
一個不重要的軍人	一四七
世界士會	
去國	
唐人	
兩開	
目次	

兩個家庭

前兩個多月，有一位李博士來到我們學校，演講「家庭與國家的關係」。提到家庭的幸福和苦痛，與男子建設事業能力的影響，又引證許多中西古今的故實，說得痛快淋漓。當下我一面聽，一面速記在一個本子上，完了會已到下午四點鐘，我就回家去了。

路上車上，我還是看那本筆記。忽然聽見有一個小姑娘的聲音叫我說：『姐姐！來我們家裏坐坐。』抬頭一看，已經走到舅母家門口，小表妹也正放學回來；往常我每回舅母家，必定說一兩段故事給她聽，所以今天她看見我，一定要拉我進去。我想明天是星期

日，今晚可以不預備功課，無妨在這裏玩一會兒，就下了車，同她進去。

舅母在屋裏做活，看見我進來，就放下針線，拉過一張椅子，叫我坐下。一面笑說：『今天難得你有功夫到這裏來，家裏的人都好麼？功課忙不忙？』我也笑着答應一兩句，還沒有等到說完，就被小表妹拉到後院裏葡萄架底下，叫我和她一同坐在椅子上，要我說故事。我一時實在想不起來，就笑說：『古典都說完了。只有今典，你聽不聽？』她正要回答，忽然聽見有小孩子啼哭的聲音。我要亂她的注意，就問說：『妹妹！你聽誰哭呢？』她回頭向隔壁一望說：『是陳家的大寶哭呢，我們看一看去。』就拉我走到竹籬旁

邊，又指給我看說：『這一個院子就是陳家，那個哭泣的孩子就是大寶。』

舅母家和陳家的後院，只隔一個竹籬，本來籬笆上面攀緣着許多扁豆葉子，現在都枯落下來；表妹說是陳家的幾個小孩子，把豆根拔去了，因此，只有幾片的黃葉子掛在上面，看過去是清清楚楚的。

陳家的後院，對着籬笆，是一所廚房，裏面看不清楚，只覺得牆壁被炊煙薰得很黑。外面門口，堆着許多什物，如破磁盆之類。院子裏晾着幾件衣服。廊子上有三個老媽子，廊子底下有三個小男孩。不知道他們弟兄爲什麼打吵，那個大寶哭的很利害，他的兩個

弟弟也不理他，只管坐在地下，抓土捏小泥人玩耍。那幾個老媽子也咕咕囔囔的不知說些什麼。表妹悄悄的對我說：『他們老媽子真可笑，各人護着各人的少爺，因此也常常打吵。』

這時候陳太太從屋裏出來，挽着一把頭髮，拖着鞋子，睡眼惺忪，容貌倒還美麗，只是帶着十分嬌惰的神氣。一出來就問大寶說：『你哭什麼？』同時那兩個老媽把那兩個小男孩抱走。大寶一面指着他們說：『他們欺負我，不許我玩！』陳太太啐了一聲：『這一點事也值得這樣哭，李媽也不勸一勸！』李媽低着頭不知道說些甚麼，陳太太一面坐下，一面擺手說：『不用說了，橫豎你們都是不管事的，我花錢雇你們來作什麼，難道是叫你們來幫着他們打架

麼？』說着就從袋裏抓出一把銅子給了大寶說，『你拿了去跟李媽上街玩去罷，哭的我心裏不耐煩，不許哭了！』大寶接了銅子，擦了眼淚，就跟李媽出去了。

陳太太回頭叫王媽，就又有了一個老媽子，拿着梳頭匣子，從屋裏出來，替她梳頭。當我注意陳太太的時候，表妹忽然笑了，拉我的衣服，小聲說，『姐姐！看大寶一手的泥，都抹到臉上去了！』

過一會子，陳太太梳完了頭。正在洗臉的時候，聽見前面屋裏電話的鈴響。王媽去接了，出來說：『太太，高家來催了，打牌的客都來齊了。』陳太太一面擦粉，一面說：『你說我就來。』隨後也就進去。

我看得忘了神，還只管站着，表妹說：『他們都走了，我們走罷。』我搖手說：『再等一會兒，你不要忙！』

十分鐘以後，陳太太打扮的珠圍翠繞的出來，走到廚房門口，右手扶在門框上，對廚房裏的老媽說：『高家催的緊，我不吃晚飯了，他們都不在家，老爺回來，你告訴一聲兒。』說完了就轉過前面去。

我正要轉身，舅母從前面來了，拿着一把扇子，笑着說：『你們原來在這裏，樹陰底下比前院涼快。』我答應着，一面一同坐下說些閒話。

忽然聽有皮鞋的聲音，穿過陳太太屋裏，來到後面廊子上。表

妹悄聲對我說：『這就是陳先生。』只聽見陳先生問道，『劉媽，太太呢？』劉媽從廚房裏出來說，『太太剛到高家去了。』陳先生半天不言語。過一會兒，又問道，『少爺們呢？』劉媽說，『上街玩去了。』陳先生急了說，『快去叫他們回來。天都黑了，還不回家。而且這街市也不是玩的去處。』

劉媽去了半天，不見回來。陳先生在廊子上踱來踱去，微微的歎氣，一會子又坐下。點上雪茄，手裏拿着報紙，却抬頭望天凝神深思。

又過了一會兒，仍不見他們回來，陳先生猛然站起來，扔了雪茄，戴上帽子，拿着手杖逕自走了。

表妹笑說：『陳先生又生氣走了，昨天陳先生和陳太太拌嘴，說陳太太不像一個當家人，成天裏不在家，他們爭辯以後，各自走了。他們的李媽說，他們拌嘴不止一次了。』

舅母說：『人家的事情，你管他作甚麼，小孩子家，不許說人！』表妹笑着說：『誰管他們的事，不過學舌給表姐聽聽。』舅母說：『陳先生真也特別，陳太太並沒有什麼大不好的地方，待人很和氣，不過年輕貪玩，家政自然就散漫一點，這也是小事，何必常常動氣！』

談了一會兒，我一看錶，已經七點半，車還在外面等着，就辭了舅母，回家去了。

第二天早起，梳洗完了，母親對我說：『自從三哥來到北京，你還沒有去看看，昨天上午亞蓓來了，請你今天去呢。』——三哥是我的叔伯哥哥，亞蓓是我的同學，也是我的三嫂。我在中學的時候，她就在大學第四年級，雖只同學一年，感情很厚，所以叫慣了名字，便不改口——我很願意去看看他們，午飯以後就坐車去了。他們住的那條街上很是清潔，都是書店和學堂。到了門口，我按了鈴，一個老媽出來，很乾淨伶俐的樣子。含笑的問我，『姓甚麼？找誰？』我還沒有答應，亞蓓已經從裏面出來，我們見面喜歡的了不得，拉着手，一同進去。六年不見，亞蓓更顯得和藹靜穆了。但是那活潑的態度，仍然沒有改變。

院子裏栽了好些花，很長的一條小徑，從青草地上穿到台階底下。上了廊子，就看見葦簾的後面藤椅上，一個小男孩在那裏擺積木玩，漆黑的眼睛，緋紅的頸頰，不問而知是聞名未曾見面的姪兒小峻了。

亞蓓笑說：『小峻，這位是姑姑。』他笑着鞠了一躬，自己覺得很不自然，便回過頭去，仍玩他的積木，口中微微的唱歌。進到中間的屋子，窗外綠陰遮滿，幾張洋式的椅桌，一座鋼琴，幾件古玩，幾盆花草，幾張圖畫與照片，錯錯落落的點綴得非常靜雅。右邊一個門開着，裏面幾張書櫥，磊着滿滿的中西書籍。三哥坐在書棹旁邊，正寫着字，對面的一張椅子，似乎是亞蓓坐的。我走了進

去，三哥站起來，笑着說：『今天禮拜！』我道：『是的，三哥爲何這樣忙？』三哥說：『何嘗是忙，不過我同亞蓓翻譯了一本書，已經快完了，今天閒着，又拿出來消遣。』我低頭一看，桌上對面有兩本書，一本是原文，一本是三哥口述，亞蓓筆記的。字跡很草率，也有一兩處改抹的痕跡。在桌子的那一邊，還磊着幾本，也都是亞蓓的字跡，是已經翻譯完了的。

亞蓓微微笑說：『我那裏配翻譯書，不過藉此多學一點英文就是了。』我說：『正合了梁任公先生的一句詩「紅袖添香對譯書」了。』大家一笑。

三哥又喚小峻進來。我拉着他的手，和他說話，覺得他應對很

聰明，又知道他是幼稚生，便請他唱歌。他只笑着看着亞蒨。亞蒨說：『你唱罷，姑姑很愛聽的。』他便唱了一節，聲音很響亮，字句也很清楚。他唱完了，我們一齊拍手。

隨後我又同亞蒨去參觀他們的家庭，覺得處處都很潔淨規則，在我目中，可以算是第一了。

下午兩點鐘的時候，三哥出門去訪朋友。小峻也自去睡午覺。我們便出來，坐在廊子上，微微的風，送着一陣一陣的花香。亞蒨一面織着小峻的襪子，一面和我談話。一會兒三哥回來了，小峻也醒了，我們又在一處遊玩。夕陽西下，一抹的晚霞，映着那燦爛的花，青綠的草，這院子裏，好像一個小樂園。